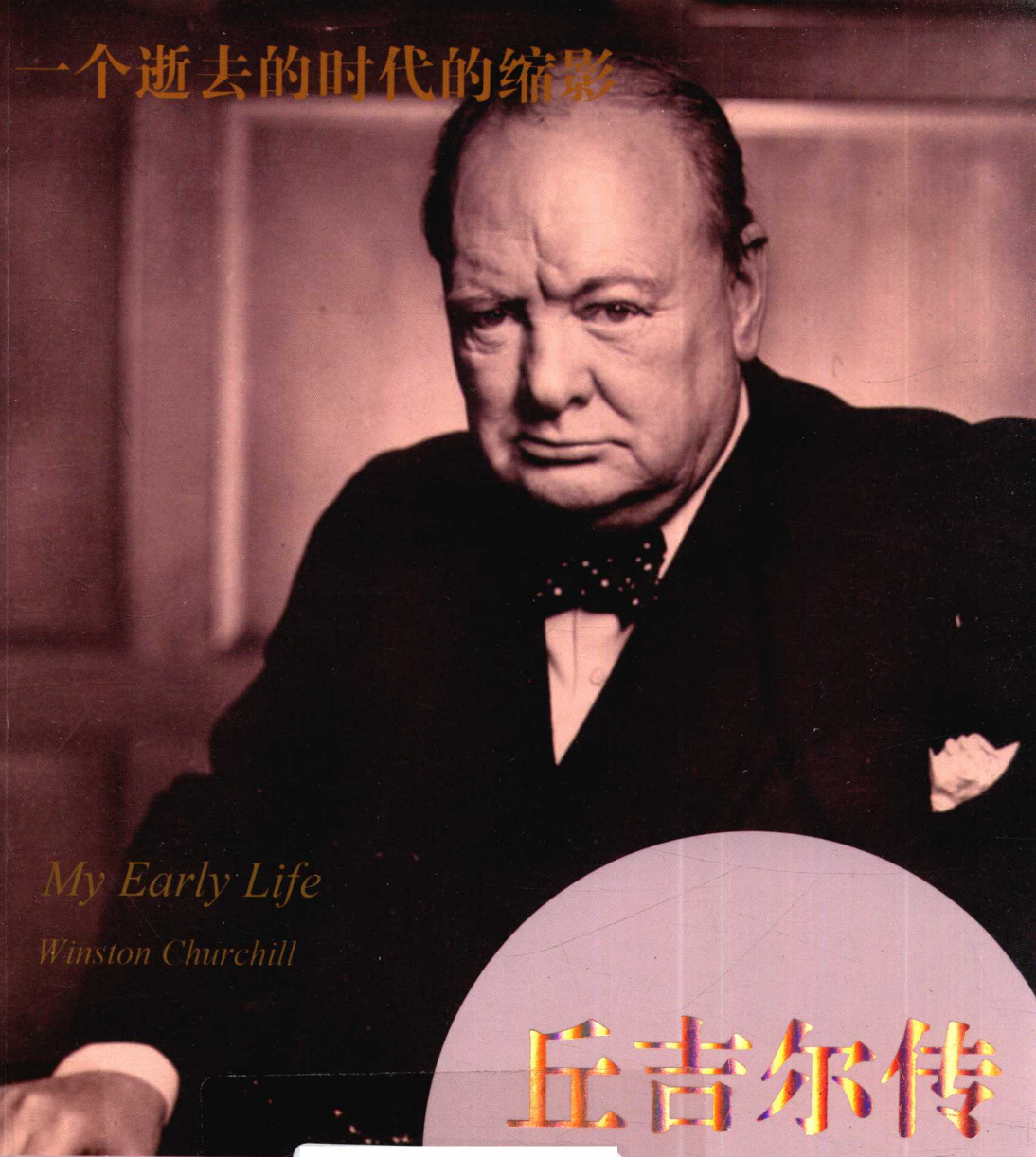


一个逝去的时代的缩影



My Early Life

Winston Churchill

丘吉尔传 我的青春

两度出任英国首相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

[英] 温斯顿·S. 丘吉尔 著

蔡玳燕 译

丘吉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历史记录之一。

——撒切尔夫人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丘吉尔传：我的青春

[英] 温斯顿·S. 丘吉尔 著

蔡玳燕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丘吉尔传：我的青春 / (英) 温斯顿·S. 丘吉尔著；
蔡玳燕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4

ISBN 978-7-5339-4804-7

I. ①丘… II. ①温… ②蔡… III. ①丘吉尔
(Churchill,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1874—1965) —自
传 IV. ①K835.6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4361 号

责任编辑：柳明晔 诸婧琦

责任印制：吴春娟

封面设计：杨瑞霖

丘吉尔传：我的青春

作者：[英] 温斯顿·S. 丘吉尔

译者：蔡玳燕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www.zjwycbs.cn

经销：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绍兴市越生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数：305 千字

印张：25.25

插页：4

版次：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39-4804-7

定价：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1881 年，丘吉尔 7 岁。当时的丘吉尔顽皮、贪吃、成绩差，经常被老师体罚



1904 年，丘吉尔 30 岁。经历了战火的洗礼，成功从俘虏营逃脱的丘吉尔回到英国后开始从政，数次在大选中落败后，他终于成功跻身英国议会



1895 年，丘吉尔 21 岁。他已经不是原先那个顽皮的小男孩了，他从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毕业，去了第四骑兵团



丘吉尔是一个非常爱抽雪茄的人，家里常年储存着3000支以上雪茄，走到哪儿都爱叼着一支



他还是第一个拍照时比“V”字手势的公众人物



他从欧洲借来了“V for Victory”的用法，每次拍照时都以此表达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信心，这个手势在全世界迅速流行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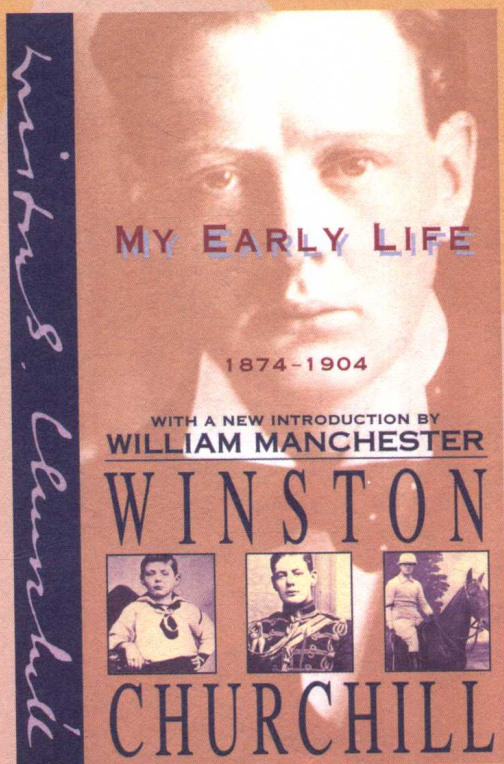
有时候，丘吉尔会顽皮地反向比一个“V”字，意思是“滚蛋”



二战时期的斯大林（左）、罗斯福（中）与丘吉尔（右）



1943年开罗会议上的蒋介石（左）、罗斯福（中）与丘吉尔（右）



《丘吉尔传：我的青春》原版书封面



英国伦敦国会广场上的丘吉尔铜像
(1973年，艾弗·罗伯特·琼斯铸)

作者序

有关我早年生活和冒险经历的故事很多,三十年前我就发表过一些文章,讲述我曾亲身经历的几次战役的故事,后来又陆续写过一些对具体事件的回忆。我想,现在是时候把这一切都重新整合起来,撰写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因此,我不仅搜索了我的记忆,而且还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仔细核对了事实真相。我想讲述的故事跨越四分之一世纪,在这个故事里,我试图把我在各个年龄段相应的观点和看法展现给读者,不管我当时是一个孩子、一个学生、一个军校学员、一个中尉、一个战地记者,还是一个年轻的政治家。如果这些观点与现在已经被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冲突的话,那么这些观点也应被看作仅仅只是代表了我早年生活中的某一个阶段,除非有明确的上下文说明,则另当别论。

通览全书,我发现自己描绘的是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虽然国内未发生暴力革命,但变化之大还是令人难以置信。社会性质、政治基础、战争、青年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等,都发生了变化。但我并不认为这一切都在朝着更好的方向转变。在维多利

亚时代,我还是个孩子,当时,英国的社会结构非常稳定,英国在海上贸易和海洋地位方面都无可匹敌。英国国民对大英帝国的民族自豪感和保卫祖国的责任意识日益强烈。在那些日子里,大不列颠的中坚力量对自己及治国理念都充满了自信。他们认为,他们能够向全世界传授英国的治国方略与经济治理之策。他们确信这一点,因为英国在海上的势力非常强大,理所当然地,国内局势也很稳定。于是,他们便定下心来。所不同的是,如今的社会充满了焦虑和疑惑。读者朋友们,请允许我将这些变化向你们娓娓道来。

我想,年轻的一代人也许会对阅读一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感兴趣。所以,在这本书里,我会尽可能简明、坦诚地写下我个人的经历。

在本书的美国版里,我觉得还有必要对我的美国祖先作进一步的说明。我的母亲是杰罗姆家族的成员。1717年,蒂莫西·杰罗姆从英国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在距离纽约殖民地锡拉克兹镇不远的庞培村定居下来。他的儿子塞缪尔和他的四个孙子在独立战争中加入了华盛顿的军队。杰罗姆家族在庞培村生活了四五代。19世纪初,我的外祖父莱纳德·杰罗姆从普林斯顿学院毕业后,因为家业扩大,就和他的一个弟弟一起迁居到罗切斯特。在那里,兄弟俩娶了霍尔家族的两姐妹。他们在城里最好的地段隔河盖建了两栋小楼,中间由一座桥相连。我的外祖父有四个女儿,而他的弟弟有四个儿子。我的母亲是外祖父的第二个女儿,于1854年在罗切斯特出生。当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社会日益繁荣,杰罗姆家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并于1856年搬到了纽约。在纽约,我的外祖父在麦迪逊广场边建了两栋房子,其中之一便是曼哈顿俱乐部之家。另一栋是他的住所,以后的日子他就一直住在那里。当年在罗切斯特时,他曾创办过一份报纸,该报是当时所谓的“无知党”的喉舌,也就是如今的《罗切斯

特民主纪事报》的前身。

在纽约，他的事业越做越大，涉足报业和房地产业。到南北战争爆发时，他已经成了一个很富有的人，是个社会名流。尽管他从未过多地参与政治，但是在整个南北战争中，他一直是联邦军的狂热支持者。除了做生意，他的兴趣主要在运动和音乐上。他长相高贵，有着长长的八字须、鹰钩鼻和明亮的眼睛。这一切我都记得。他是一个驾车老手，每遇重要场合，他总是驾着六匹马拉的马车行驶在纽约的街道。他有着良好的名声，被誉为“美国赛马场之父”，由老赛马场改建的杰罗姆公园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创建了赛马俱乐部，并长期担任副主席。他有一匹著名的赛马，叫“肯塔基”，这匹马从未在比赛中失败过。他是纽约音乐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他推动了歌剧的发展，结交了詹妮·林德和帕蒂，还培养了卡门这个角色的扮演者米妮·豪克小姐。

在普法战争开战前夕，我的外祖母把她的女儿们带到了巴黎。随着普鲁士军队的步步逼近，她们被迫离开了法国首都，搬到英国暂住。在那里，她们结识了很多朋友。1873年夏，詹妮·杰罗姆在考斯逗留期间遇到了我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当时詹妮无论是在纽约、巴黎还是伦敦的社交界，都被认为是最美丽的女子之一，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对她一见钟情，几个月后他们结为夫妻。

——温斯顿·S. 丘吉尔

目录

• 第一章 • 童年	1
• 第二章 • 哈罗公学	17
• 第三章 • 考试	29
• 第四章 • 桑赫斯特军校	47
• 第五章 • 第四轻骑兵团	65
• 第六章 • 古巴	79
• 第七章 • 豪恩斯洛	93
• 第八章 • 印度	107
• 第九章 • 在班加罗尔学习	117
• 第十章 • 马拉坎德野战军	131
• 第十一章 • 马蒙德山谷	145
• 第十二章 • 远征蒂拉赫	159
• 第十三章 • 与基钦纳之间的麻烦	173
• 第十四章 • 乌姆杜尔曼战役前夕	185

• 第十五章 • 骑兵部队冲锋的感受	197
• 第十六章 • 离开部队	211
• 第十七章 • 奥尔德姆	231
• 第十八章 • 随布勒去开普	245
• 第十九章 • 装甲列车	257
• 第二十章 • 被囚禁的日子	277
• 第二十一章 • 出逃（一）	287
• 第二十二章 • 出逃（二）	305
• 第二十三章 • 重返部队	317
• 第二十四章 • 斯皮恩山战役	329
• 第二十五章 • 解围莱迪史密斯	341
• 第二十六章 • 在奥兰治自由邦	351
• 第二十七章 • 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	369
• 第二十八章 • 参加大选	379
• 第二十九章 • 进入下议院	389

第一章 童年

我想，尽管有很多无聊的功课，但是和许多男孩子住在一起还是十分有趣的，我们能成为好朋友，还能一起经历很多的冒险。也有人告诉我：“学生时代是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Winston Churchill

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记忆的呢？一个孩子的头脑里从什么时候起才会隐隐约约有最初的意识呢？我最早的记忆是在爱尔兰度过的时光。我能清楚地回想起在爱尔兰的场景和事件，甚至还能依稀回忆起那里的人。我生于1874年11月30日。1879年初，我离开了爱尔兰。我的祖父马尔伯勒公爵在1876年被迪斯累里首相任命为爱尔兰总督，而我的父亲就作为总督秘书随行去了爱尔兰。我们住的房子被叫作“小屋”，离总督府很近，从总督府扔一块石头就能到我家。我在这里度过了三年左右的童年时光。直到现在，我对当时的一些事仍记忆犹新。我还记得1878年我的祖父为高夫勋爵雕像揭幕的情景：黑压压的一群人，骑在马背上的红衣骑兵用很多绳子拉开一块盖在雕像上的褐色绒布。这个老公爵，我那令人敬畏的祖父，大声地朝着人群讲话。我甚至还能记起他当时说过的一句话：“他用令人畏惧的齐射粉碎了敌人的战线。”我能理解他是在谈论打仗的事，而“齐射”的意思就跟那些穿着黑色衣服的步兵在凤凰公园里练习射击时发出的剧烈枪声一样。因为我常在早晨被带去这个公园散步，听到过这种枪声。我想，这就是我第一个比较清晰的记忆。

其他的事件我记得更加清晰。有一次，我们准备去看童话剧，大家都很兴奋。期待已久的那个下午终于到来了，我们从总督府出发，乘车去一座城堡。毫无疑问，一定还有很多其他孩子也都会去那里。城堡里面有一块很大的空地，地上铺着长条形的石块。天下着雨，那里经常下雨，就像现在一样。人们从城堡的门里走出来，到处

乱哄哄一片。然后我们被告知不能去看童话剧了，因为剧院已被烧毁了。从废墟中所能找到的全部东西就只有曾经装在剧院经理口袋里的一串钥匙。为了安抚我们，作为补偿，我们被承诺第二天可以再去看一看剧院的废墟。我很想去看看那串钥匙，但是这个要求似乎无法得到满足。

在这几年中，有一次我们曾去位于艾姆花园的波塔林顿勋爵的府上拜访。家人告诉我，我可以叫他叔叔。对于这个地方，我能很清晰地进行描述，尽管我从四岁或者四岁半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过那里。印象最深的是一座高高的白色石塔，我们坐了很久的车才到达那里。我被告知这个塔曾被奥利弗·克伦威尔炸毁。我当然知道他炸毁过各种各样的东西，因此，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

我的保姆埃弗雷斯特太太对芬尼亚组织^①的成员非常害怕。我推断这是一帮坏人，如果他们想随心所欲，就会无休止地干坏事。有一次，我骑着毛驴外出，看到黑压压的一长队人朝我们走来，当时我们都认为他们是芬尼亚组织的人——现在我敢肯定这些人一定是步兵旅在拉练——当时我们非常惊慌，特别是我的那头毛驴，吓得乱踢乱蹬，把我从驴背上掀了下来，摔了个脑震荡。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爱尔兰政治。

凤凰公园里有很大的一圈树林，中间有一幢房子。这幢房子里曾住着一位要人，他是首席大臣还是次官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记得从这幢房子里走出来的一位叫伯克先生的人，他曾给过我一只小鼓。我已经记不起他的长相，但我还记得那只鼓。两年后，当我们回到英格兰时，听别人说，他已被芬尼亚组织的成员谋杀了，就在这个以前我们每天都去散步的凤凰公园里。我周围的每个人似乎都为听

① 芬尼亚组织：1858年前后在美国成立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团体，致力于推翻英国人对爱尔兰的统治。

到的这个消息而感到难过,可我却暗自庆幸自己有多幸运——当我从驴背上摔下来的时候没有被芬尼亚组织的成员抓走。

就是在这座“小屋”里,我开始接受教育的磨炼。家人宣布一个被描述成“女家庭教师”的危险人物即将来到我家。她的到来被确定在某个日子,为了准备这一天的到来,埃弗雷斯特太太拿出一本书,题目叫《没有眼泪的阅读》。在我看来,这本书肯定属于文不对题。家人告诫我,在女家庭教师到来之前,我必须做到能不流泪地阅读。我们每天辛苦地准备着。我的保姆用笔指着不同的字母教我,可我觉得这一切都很乏味。女家庭教师就要到了,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在这种情况下,我做了很多无奈的人同样会做的事情:躲进了树林。我躲进了“小屋”周围茂密的灌木丛中——它们看起来就像森林。过了几个小时,家人才找到我,把我交给那位女家庭教师。我们整天刻苦学习,不仅学习字母和单词,更糟的是还要学习数学。字母是应该认识的,当它们以一定的形式排在一起时,我能认出它们,也知道它们代表某个特定的发音,迫不得已时我也能读出这个单词来。但是数字堆在一起就乱成一团了,我根本没有头绪。当这些数字排在一起时,你必须说出它们是多少,我的女家庭教师显然十分重视答案的准确性。如果答案不对,那就是错了,“差不多正确”是没有用的。有些时候,做算术就像借债一样,你得先借一个或拿一个,然后再把你借的那个还回去。这些错综复杂的难题给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阴影,让我远离那些在儿童游戏室和花园里可以做的所有有趣的事情。它们越来越多地占用了我的空余时间,使我几乎没有时间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些课程成了我天天烦心的事情,尤其是学“算术”,一提起它,我就像陷入一个沉闷凄凉的沼泽里。而且这算术学起来似乎永无止境,做完一题,总会有另一题等着你。一旦我想方设法解决了某一类型的难题,又会有其他更复杂的题型向我压